

# 海邊去來

朋友，你會否幻想過，那遼闊的一片青俯瞰的一片藍？你會否幻想過，那晨曦在海上，落日在潮裡，一籠月在水中底情境？我生平就只那一遭——用那深和藍襯托出夢幻底真時，頓時感悟了造物的神奇，宇宙的奧妙，美的永恆和生的不朽；也初度辨識了生命浪頭底下的狂暴和沈靜。

海邊不完全是清靜的，波濤在海底鳴咽，浪花向岩石嘲弄，還有那遠處海上

## 水 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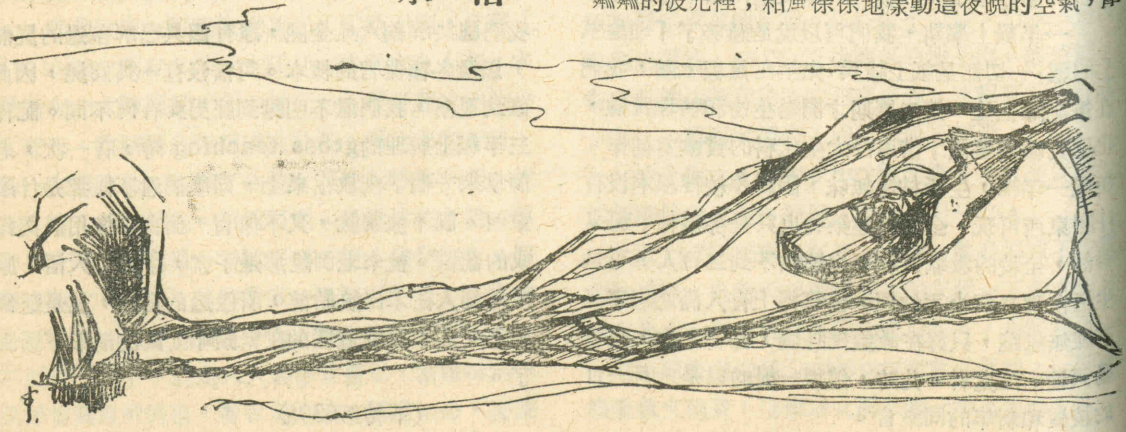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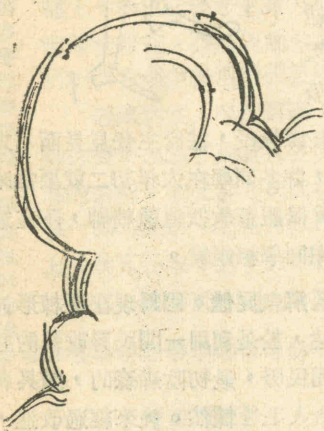
輪船的汽笛聲，參差地雜奏出雄壯的樂曲，震蕩廣瀚的空間，但這些聲籟分明有洗淨的功能，彷彿是一股清氣，直透入靈魂的深處，拭去你靈台上的灰塵，難得是那一度的空明，一度的爽逸！

海浪淘去了淤積的泥沙，也淘淨了靈智界裡的殘渣。對着那一汪深藍，對着它那吞噬一切的天才，「去吧，苦惱，大自然的語聲裡，沒有你插嘴的餘地！」生活磨石底下的呻吟，現實對理想的調侃，一切世聲的鏗鏘，墜入浪潮之中，掩沒在海濤奔放的狂歌裡！卸去了！這肩上、心上的担子，我回復了嬰兒的天真！

啊！我生命中第一度的狂喜，那一個夜晚，那一個清晨，那一個黃昏，我夢遊似地逗留在浪潮的邊緣，凝視那海天一色的均勻，看潮汐漲退的歡騰，只聽得那海的呼喚，它在呼喚着：「你來！你來！」「我去！我去！」我發狂似地應和着，却被潮聲掩住……。

× × ×

那一個夜晚，我初次走向海邊，碎石、貝殼鋪被的沙灘印上了我流連的足跡，一次又一次的海水沖去了，一次又一次再度的印上……走過毗連的漁家，路旁老樹的秃枝伸出向天空，讚揚那千軍萬馬的奔騰。夜的信息掉落在每一處處，遠的、近的零落的巨石，彷彿幽靈昂然的屹立，黑暗中深沈的靜穆。月光沖淡了夜色的昏暗，黑夜罩上了月明的剔透；銀網似洒落在這無垠的空間，滯留在時光流裡，瞧得見這碎石、貝殼的晶瑩，辨不清那月光、星光、波光的流竄。坐定在岩石上，雙手環抱着膝頭，凝目向這月夜的神奇，向無底的月明探索，心海裡浪潮的洶湧，靜定在那一片清柔裡。遙望黑夜的蒼波上，點點漁火的閃爍，彷彿那螢火輕盈；天上那一輪明月的狡影，沉落在水深中，揉碎在粼粼的波光裡；和風徐徐地漾動這夜晚的空氣，摩





在我面頰上、髮際裡、裙裾邊……啊！竟是我第一次，我辨認了夜的美、晚風的溫存、月光如水的清明。月影滯留在時光的流裡，我滯留在皎潔的月光裡，生命中永恒的剎那——

早起是海居無比的清福。當朝陽的絢爛的晨霞隱歛在那一線深藍下，踏着晨光微曦，攀登高處一層樓，放眼落在那一望無垠的藍漠，漠上輕波默沈沈地起伏，輕靈地托着一葉帆影映現在那天邊的一抹濃彩裡，遠處濃墨似的山靜靜地浮在海上，耀動的金光流竄在波浪上，融合成一片和平靜溢的光景。當天邊那一個日頭漸向中天上移，朝霞亦已隱去，藍波上浮漾刺目的光，驅走了晨霧的朦朧，海也似自沈息中猛然的清醒，澎湃的怒潮，撼動的海洋，狂暴取代了它原有的靜謐。像鐵屑受磁石的吸引，不由自主地我在倒向它……

× × ×

「單獨是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，有時我想它是任何發現的第一個條件，你要發現你的朋友『真』，你得有與他單獨相處的機會。你要發現你自己的真，你得給你自己一個單獨的機會。你要發現一個地方的真（地方一樣有靈性）你也得有單獨玩的機會。」——徐志摩

那一個黃昏，我又獨自走向海邊，絕對的單獨……

野柳，我第二次的到臨。難忘那暮春的黃昏，風自天來，波起天際，迎面清風的舒暢，滿目濤浪重重。走下石灘，傍着石壁峭立，夕陽的餘輝在石壁後染遍了半邊天際，在它的陰影裡，我拖着沈思的影子，踢開鞋子（這文明的累贅物！）顧不得脚下沖潰的尖石，向岩石沒入海水處走去，我踏暖了石上爬滿的苔草，苔草涼透了我的腳心。

佇立在岩石上，守候那潮漲的欣喜。海水沸騰在亂岩之間，泡沫似的雪白；一處處擎起的水柱，在空中幻散，彷彿漫天星斗剎時的瀉落；滿處水光夾雜着聲浪，喚醒了海上隱伏的幽靈，緊着脚步向

灘上行進，浪頭吞沒了岩石，復緩緩地自岩上退落。蹲下身，我想自岩窟間捧起那一流的清澄，我想自那纖塵不染裡捕捉浮雲路過的匆匆，誰知道它却悄悄地自我指間溜去……忽聞遠處輪船汽笛的一聲驚鳴，猛覺那烟波映着晚霞落照底蒼茫；偷窺那海鳥點水的輕俏，狂擁那海風入懷的清暢……彷彿自潮聲的歡歌裡譜出了「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」底詩韻。拾回了！原始的記憶——自然與人生是諧謔的。生活，它只是焦野般的荒枯嗎？生命，它只是死息般的僵死嗎？現實，它只是理想的叛徒嗎？

遺忘了，車水馬龍的殷勤，瓊樓玉宇的豪華；也忘了，生活甬道似的狹窄；忘了我叩文藝之門的辛酸；也忘了我攀登理想高峯的艱辛……

昨日的記憶，已煙滅在星稀夜色中；明日的朝陽，也深藏在雲深處；現在的實在，在那一汪深藍裡無聲的消泯……

## 智力測驗答案：

- ①. 半卡車一元銀幣多些（每枚容積小）
- ②. 3小時（每隻貓3小時捉1隻老鼠）
- ③. 28天（27天爬高至27尺，次日出井口）
- ④. 2元5角
- ⑤. 59分鐘
- ⑥. 祖孫三代

（上接第59頁）

踏上第三個年頭，看到一年級的新生，蹦蹦跳跳，忽然意識到自己已老大而龍鍾起來。各科的先生都非常客氣，只有病理的黃先生，一開學就唬我們，他說：「如果第一次月考考不到八十分，那麼以後你們就沒有好日子過了。」於是大家都開始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不幸得很，被醫學院的學生所公認最難念的藥理學也在這學期跟大家見面，於是，一學期下來，藥理學這一科，全班竟有五分之四的同學必須「補鍋」。細菌科的教授陣容，大概是本校最龐大的了，不僅是中美合作，而且是中日親善，上課時精彩萬分，中、台、美、日、德各種語言都搬入教室，其中神戶醫大的大山教授的 tissue culture 須動用翻譯人員，於是只好委屈劉先生一下，有時，本班元老同學一窩先

生也暫充小教授。上學期開始診斷實習，我們自己的附屬醫院，尚在籌建中，於是我們請省立台北醫院幫忙。記得第一次穿上白衣，拿起聽筒，走到病房去時，心裡有點怕，聽筒放在病人的胸口時，手不住發抖，有的病人還以為這個小醫生得了瘧疾呢！有的病人，早上被第一組的同學敲、摸、聽過，下午又被另一組的同學如法泡製一番。於是有的病人看到教授帶一羣學生進病房時，就溜之大吉，好像是看到我們，他們的病就好了了一半似的，我想這大概是最有效的物理治療吧！

現在，第三個年頭又將變成歷史的一瞬，一切的一切即將隨着時間的洪流，投入時空的巨網。日後不知能否成為值得回憶的一頁？

——獻給素卿吾愛——